

私人 火焰



○ 由诗而思 ○ 荒原故事 ○ 日本军刀 ○ 水下的村庄 ○ 不倒的村子 ○ 死于激情 ○ 为谁而死如归 ○ 天庭的声音 ○ 天鹅的悲吟 ○ 且说以文媚上 ○ 中国文人的自杀 ○ 无题

周树山 / 著

SIRENHUOYAN

北方文艺出版社

私人火焰

周树山 / 著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安 璐

私人火焰

Siren Huoyan

周树山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70 千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17-1239-3/I · 1175 定价：11.00 元

目 录

由诗而思	(1)
走出乡村	(18)
我的作家理想	(26)
京城卖书记	(31)
日本军刀	(41)
长江之旅	(46)
说狗	(60)
落叶	(54)
读书牛	(57)
牛年感怀	(59)
水下的村庄	(62)
不倒的村子	(66)
风雨之夕的私人火焰	(70)
两封绝命书	(77)
死于激情	(87)
那年夏天,在谢尔米策湖畔	(95)
博尔赫斯怎样受迫害	(102)
为谁视死如归	(106)
疯人世界:迷乱的星空	(112)
你失落了,还是未曾有过	(120)
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人间行走	(126)
大海·人·钢琴	(132)
无票乘客	(138)

天庭的声音·····	(144)
天鵝的悲吟·····	(151)
意气纵横说子建·····	(159)
高天悲风论曹丕·····	(165)
文坛双星何相轻·····	(171)
孔融之死·····	(174)
路粹之笔·····	(177)
音乐家杜夔·····	(179)
莫做刘季绪·····	(181)
刘桢获罪及文人之命运·····	(184)
王粲封侯及文人从政·····	(187)
且说以文媚上·····	(191)
中国文人的自杀·····	(197)
阅读和写作·····	(202)
儒学及中国文人情怀·····	(205)
大野燭火·····	(208)
后记·····	(219)

由诗而思

1

暮春的早晨，天刚蒙蒙亮，年轻的妻子就在菜园里了。她把从灶里掏出的灰均匀地撒在刚刚拱出嫩芽的田垄上。孩子还在熟睡，村子里静悄悄的。一个男人在井沿儿打水，铲辘声融进惺忪的梦里，那人挑着水桶吭吭地走，脚步把一个村子都震动了，脚步声消失的时候，你如果细听，还能听到远远的一桶水倾倒入缸里的声音。水缸使几辈子了，打了好多铜子，像拙老婆的大针脚，可吞水的时候，还发出一种空空声，从村东震到村西。

垄上有一道白色的灰迹，妻子蹲在田垄边正在察看着。

看，刚出土的茄子苗和辣椒苗，就让小臭臭给“嘞”了，妻说。

我看到田垄上嫩嫩的小叶片上果然有一些细小的孔洞，这些肉眼几乎见不到的害虫，专门吃刚拱土的嫩苗叶片，若不及时治，菜苗就完了。

过了几天，早晨再去看，小臭臭被杀死了，嫩菜苗长起来，罩垄的不是白色的灶灰，而是一汪水绿了。

这个夏天，将有鲜嫩的茄子和辣椒吃。

过了一些年，在城里。我拿着一本古书，读给妻子一句诗：“烧灰除菜蝗。”妻子就笑了，说：这事咱们做过。种菜园要勤力，细心，观察什么时候苗儿拱土，什么时候起小臭臭，撒灰必得早

起，错过了时机，一上午暖洋洋的，小臭臭兴风作浪，把菜苗全“嘞”光了，再做就不赶趟了。

我说：这是陆放翁的诗，你想，古人把这样的事都写到诗里了。

妻子说：古代的作家诗人生活丰富，观察得也细致，能看到生活中棱棱缝缝，边边角角，一下笔，就写出情趣来了。现在除虫用农药，不用灶灰了，这样有趣的小细节也没有了。

我说，可不嘛，现代人写：撒农药，除菜蝗。就成顺口溜了，哪里还有盎然的古韵和诗意呢？我想到一个诗人的话：农业文明到处可以发现诗，而工业文明没有诗意，诗的时代大约是过去了。

耳畔想起轱辘声、挑水人走路的吭吭声、满带锅子的水缸吞水的空空声……

这一切声音似乎在遥远的历史深处回响……

2

父亲的一双大手小心翼翼扣住麦穗的情景永远在童年记忆的天空闪烁着。天可真蓝啊，蓝得耀眼，蓝得一望无垠，蓝成一个永远逝去的梦；麦子在阳光下铺展，在风中荡漾，麦芒如太阳的光芒刺人的肌肤，铜色的背上滚着晶莹的汗珠，每颗汗珠里都有一个太阳在燃烧。背后是白杨林，亲切的家乡的白杨啊在微风中絮语，白杨林那面有一幢幢黄泥土屋，一间土屋里有我的母亲，坐在炕上做针线，墙边的阴凉处躺着我家的黄狗，还有一只公鸡和它所有的妻妾们慵懒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这是一个寻常的夏日，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发现趴在一颗麦穗上的绿蝥蛄，它随着麦穗摇曳，响亮地振翅而鸣。我叫父亲。父亲放下镰刀，张开手，把麦穗和蝥蛄一起扣在手心里。

这是一个寻常的夏日，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发现金色的麦田里间杂着一丛稚嫩的绿色，那是顽强生存下来的一株牵牛花，蓝色的喇叭花攀援着金黄的麦杆儿像一个欣喜的孩子对着天空嘻笑。我多么希望当成熟的麦子被割倒时，那丛嫩绿，那朵梦幻之蓝仍然留在田野上啊！

这是一个寻常的夏日，什么也没有发生。

多年之后，我读到如下的诗句——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故乡的小屋/山岗下能暖 and 脊梁的小屋/蓝色的，蓝色的我的小花/没有人踩过的天空/在哪儿，在哪儿，故乡的小屋/……时间，有翅膀的风车/月亮像钟摆垂下，落到村边的裸麦地里/时间像看不见的雨倾泻……这阵雨似万箭齐射/我的小屋在乌云中飘浮/它割去了蓝色的小花/它砸毁了金色的天空/这阵雨似万箭齐射……”

这是叶赛宁的诗。它一下子搅动了我的心，有一种东西微微刺痛着我的灵魂，那个寻常的夏日一下子在记忆的天空浮现出来……真的，那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只伏在麦穗上的绿蝈蝈，一朵攀在麦杆上的蓝色牵牛花，父亲为我捉蝈蝈时那双笨拙的小心翼翼的手……有多少重大的事件都已忘却，惟有这种童年意象却藏在时间的褶皱里，等待着一首诗来唤醒它。这是为什么呢？

我站在时间的此岸，遥望着故乡的天空。我的小屋在乌云中飘浮，被割倒的蓝色花碎为透明的尘屑，父亲躺在荒凉的坟里，白杨林杳无踪影……在被岁月践踏过的天空下还有金色的麦田在闪光吗？

3

青铜似的月亮忧郁地注视着你的摇篮……

——涅克拉索夫《摇篮曲》

一个古老的摇篮从屋梁垂下，睡在摇篮里的是我，或者不是我。慵懒的夏日，时间如静止之蓝；

雏燕在檐下的巢里呢喃，它们的父母——那闪着金属光泽的钢蓝色天使穿空而去，用尾羽剪着无限和永恒；燕子翩然往返，天空无语，大地无语，时间如静止之蓝；

端午节时用彩纸叠的葫芦挂在摇车绳上，摇车晃动，彩葫芦晃动，一只苍蝇嗡地一声飞过，拴在梁上的摇车绳吱——吱——地轻吟，彩葫芦晃动、晃动、晃动……渐渐地模糊不清，化做一只大彩蝶飞去。婴儿无梦，时间如静止之蓝；

时间如静止之蓝，摇车如静止的时间。婴儿——是我，或者不是我——醒来，彩葫芦不动，绳儿不动，只有黝黑的古老的屋梁。明暗间是月的影子，青铜似的月亮在窗外。燕子在巢中眠去，天地寂然，虚静若死。婴儿大哭。母亲在梦中惊醒，含糊不清地喃喃着，伸出手推动摇车。

摇车晃动，如钟摆荡来荡去。你转过小脸，明澈的目光望向窗外，“青铜似的月亮忧郁地注视着你的摇篮……”月如青铜，月儿忧郁，孩子啊，你却笑了……

4

很久以前，一个初春的午后，大地还是裸露的，生命在孕育着，我们和父亲去迁坟。

我们兄弟还是少年，依傍在父亲的身边，血脉亲情联结着家族的荣辱，为了亲人，我们都会舍生忘死！

雁声嘹唳，划过青灰色的长空，黑色的泥土下，埋着祖先的骨殖。掘开坟丘时，我们看到了遥远的死亡。

那时候我们贫穷，没有一块木板。为了装祖先的骨殖，父亲带去了两只旧缸，还有一个经年不用的木桶。我们在湿润的泥土

里寻觅着每一块还未曾腐烂的骨头，怀着对亡灵的敬畏和千古不变的忧伤。

这些白骨啊，散落在泥土中的白骨，是我们的根。我们之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有了他们，现在他们是零落的无言的白骨！

我们把他们移出了田垄，埋在更远一些的草原上。隔年的衰草在风中飒飒，祖先无语。

苍灰色的地平线那边是什么？死亡在远方踽踽而行慢慢走来吗？我们不知道。回头望去，是温暖的家园。

……这次起坟之后不久，二弟的脖颈上起了一圈黑色的皴皮，怎么也洗不净，不痛不痒，就是磨洗不掉。父亲为此很惶惑，他说：起坟时万不该用木桶装祖先的骨殖，木桶上有一个铁箍，莫非祖先怪罪下来，把这铁箍化做了二弟颈上的皴皮？

这种事情我们不甚相信，但也说不出不相信的理由。那木桶上的铁箍缘何化做二弟颈上的一圈皴皮？中间经历了哪些过程？其间的神秘只能令我们凛然。

往事已矣，父亲也已长眠在那片荒原上。

荒原上低垂的雨云吻着座座荒冢，祖先的白骨与泥土同在，父母——我们亲爱的父亲和慈爱的母亲啊也在冢中安眠。父亲，还记得那次迁坟吗？还记得您的惶惑和疑虑吗？您能够感受到荒原风的吹拂能够望到远方苍灰色的地平线吗？

“也许在死亡之中，当尘土/归于尘土，我们永远是/那无法解释的根/这根上将永远生长起/无论它沉静还是凶暴/我们孤独的天堂或地狱。”

死亡令我们敬畏，祖先令我们敬畏，博尔赫斯令我们敬畏！既然神秘的根无法解释，我们在尘世寻找什么？既然天堂和地狱同样孤独，哪里又是我们的归宿？

博尔赫斯，你告诉我！

5

蟋蟀在我们北方叫蚰蚰。和童年的歌谣一样，不，比童年的歌谣更清纯，它的叫声。

因为那是真正的天籁。

一切朦胧，一切宁谧，一切都浸入夜的醉酒中去。这酒是有颜色的，从玻璃窗子望出去，一片黛蓝。若有月亮，月光透过夜的酒杯，辉映出一种莹光。窗外若再有一棵海棠或者一棵莎果树呢，清风拂来，夜之醇酒在杯中晃漾……一切沉醉。一切消融，惟有蟋蟀的叫声。

事实上，当黄昏将近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叫了。

“黄昏时分，我爱听蟋蟀那又尖又细/宛如颤音的叫声，仿佛田野里叮当作响的花铃/无数蟋蟀，一片叮叮当当的声音/夕照下吱吱作响的黑褐色的促织。

“沐浴在金色的余辉中，纷纷唱起神圣的晚祷/把那番颂扬融入野地的幽香/直至黎明……就像因月亮/而显出花边的银白色的麦穗战栗一样美妙。”

这位名叫让·伯努瓦一居约的法兰西女诗人和我的感觉不太一样，我在黄昏的野地里虽然也听到过蟋蟀的叫声，但那叫声和别的虫鸣混在一起了。蟋蟀的叫声虽然容易分辨，但是我更愿意听它的独唱。在我看来，躺在自家的土炕上，听灶角的蟋蟀短促的一声接一声不停地鸣叫，更容易让我陶醉。

和猫儿狗儿一样，这是自家的蚰蚰。它藏在自家的灶角处，带着草木灰独特的味道，它的叫声令你心灵宁贴、安然，并且有一种融融的亲情。我想像得到，在法兰西的原野上，月光镀亮麦穗，麦穗变成了银白色，无风的夜晚，麦穗却微微地战栗着，那是因为蟋蟀的叫声令它震颤……可是我的蚰蚰在灶角，月光镀到拨火棍和一片银白色的柴堆上，蚰蚰唱着炊烟、水塘、田垄、犁

铎，唱着玉米、谷糜、芸豆、青麻，唱着村后的白杨和红柳，唱着荒芜的历史和渺茫的梦想……灶房里响起晚归的父亲疲惫的脚步声，蝓蝓不叫了。可当父亲平静的鼾声响起，那灶角的蝓蝓又开始歌唱……你只在黑暗中歌唱，你只在宁静中歌唱，并非由于羞涩，更不是因为恐惧，因为只有在那时，喧嚣远去，灵魂才与世界融合，内心才有不可遏止的歌唱的欲望。

“在钻石般闪光的天空下悄然无声的故乡，你竟赞美/黑暗崇拜这动人的光辉/趁你那被夕阳所吸引的蟋蟀的清歌/因陶醉与睡意而突然隐没……”

我那悄然无声的故乡，我那灶角的蝓蝓和你那带着草木灰温情的叫声哟，当我在陶醉与睡意中突然隐没，就沉入了时间深处温柔的怀想。无论在黄昏的野地还是在农舍的灶角，你动人的吟唱，都使我望见那片星光下的土地和父母的坟茔……

6

我曾经赤着脚在草原上奔跑，那双野性的脚长满老茧，它踏倒野草荒蒿，它涉过水塘泥淖，它停留在白色的碱滩上，染上草汁，沾满泥巴，它趟过芟割过的草场，鲜血淋漓，伤痕累累……哦，饱经苦难的双脚啊，你将把我这贫穷的人带向何方？

那是草原上蹒跚趑趄的脚步，那是草原上奔跑追逐的脚步，时而坚定，时而迟疑，时而踟蹰，时而腾跃……草原的落日照过我这张黝黑的迷惘的脸，望尽遥远的地平线，我不知道，我将走向哪里……

我和农民们在一起，我和牧人们在一起，夜半的露水打湿了我的粗衣，瘦马的脊梁磨坏了我的屁股，野烟袅袅野烟蓝，我悠远的思绪如野烟飘逝在青青的野草间，我不知道，我未来的命运是什么？

“我命中注定要受压迫/但我还要长久地歌吟……/直到我

那草原般荒凉的诗句/能发出青铜一样的声音。”

噢，叶赛宁，我的兄长，我灵魂上的知音，你这异国的诗人！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我俯卧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谛听，那青铜般铿锵的声音从俄罗斯的原野上传过来，那是你在歌唱吗？哦，叶赛宁，你从奥卡河畔走来，你从米歇拉森林走来，带着散发着稠李树气息的优美诗篇，你的脸上却带着惆怅和深深的忧伤，青铜铿锵，青铜铿锵，有时青铜也会哭泣，发出喑哑的呜咽……你，叶赛宁，你就是“大自然专门为了写诗，为了表达那绵绵不绝的‘田野的哀愁’，为了表达对世间所有动物的爱而创造的一个器官”（高尔基语）啊！那一年，你曾给女皇朗诵你的诗篇，女皇听到了青铜的呜咽，她说，你的诗很美，但是太忧郁了。是啊，统治者愿意听竖琴优美的和弦，不愿意听青铜喑哑的呜咽，那从荒凉的草原上，从哀愁的田野上传来的呜咽声多么令尊贵的女皇不快啊！擦干你忧伤的眼泪，拂去田野和草原的风尘，拿起女皇陛下御座前那把金色的竖琴吧，你将得到金钱、权势和尊荣！但是，你这告别了故乡小屋的青年诗人却倔强地反驳说：整个俄罗斯的乡村都是凋败和破落的！你按住自己因诱惑而狂跳的心——

“愚蠢的心，不要跳动！/我们都受了幸福的欺骗/穷人只乞讨微薄的施舍……/不要跳动，愚蠢的心！”

你离开了女皇的御座，重又颠踬在俄罗斯的大地上——

“丛林，草原和遥远的他乡/月亮在每个角落撒上了银光/浇铸出来的铃铛/在寒风中哀嚎摇晃。”

是的，那就是呜咽的青铜的命运，是用它浇铸的铃铛的命运！但是，这又能怎样？青铜在哭泣，青铜在呜咽，整个大地都在拆裂、摇晃，噤噤作响——

“白色的雪原，白色的月亮/白色的寿衣覆盖了我们的家乡/白花花的白桦在林中哭/这儿死了谁？莫不是要把我埋葬？”

叶赛宁，你这柔弱的颤栗的人儿，你感到和这不幸的悲哀的大地一同死去吗？不，当你紧贴大地母亲的胸膛时，你还是获得了无穷的力量，你的心灵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澈，你的独特的歌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意韵悠长——

“英雄的赞歌/并不能迷惑我/我浑身的血管/也没有战栗过/但我感到幸福/因为在那阴沉的时刻/我和他/怀着同样的感情/呼吸和生活。”

见过多少朝生夕灭的文字，见过多少谀上媚俗的文人，在他们荣誉彩衣下，小丑在作态，狗屎在发臭；从权势的盛宴归来，把呕吐的酒污涂上了绢帛，把这自诩的“杰作”展示给人民，却责怪人民转过身去！得了吧，先生们！

我曾经赤着脚在草原上奔跑，我听到那个异国的诗人正吟哦着草原般荒凉的诗句，我听到青铜在哭泣，我听到青铜在呜咽，我听到青铜在铿锵作响！我知道我未来的命运是什么，我知道！

7

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和省城之间，火车要经过我家乡的小镇。临近小镇时，有一片美丽的林子，那曾是我和恋人幽会的地方。

当然，还有另一片林子，那里沉睡着冷却的激情。

那个小村后面是繁密的白杨，很多年过去了，白杨并没有长高，而我们的爱情却已经苍老。

穿过那片白杨，是她家的后园，那里有我踩出的一条小径。我的姑娘在她的小屋里接待我。她丰腴雪白的肌肤令我痴迷，一双大眼睛总是闪着惊喜的光芒。

我们的爱情像云层里的阳光闪烁不定，那天午后，她送我到房东。她穿着一件绿花的小衫儿，神情慵倦，双眼迷离，裸露着浑圆的胳膊和雪白的小腹，“你的乳房仿佛洁白的巨大蜗牛，你的

腹部睡着一只斑斓的蝴蝶。”你说对了，聂鲁达，正是这样！可是这样直白地写出来，真叫人难为情啊！

我约她到县城去，她答应了。

在那个小镇的火车站，我们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怕熟人识破我们的秘密。但那件水绿色的布衫却如绿色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到了县城，她尾随在我的后面，有如不相关的路人，直到一家商店里，我回过头来，迎接她深情的会心的微笑……

“围着我，让我看到了你朦胧的细腰/无言的你催促着我那被追捕的时光/是你用那碧玉般的胳膊/留驻了我的亲吻，孕育了我对水的渴望……”

噢，聂鲁达，尊贵的诗人，莫非你看到了我们当时的情景？在县城那座宁静的苗圃，大路和夕阳，七月的浓绿和灌木上的黄花，少女雪白的胳膊真如碧玉般光滑……这时候，我切开了带去的西瓜，却看到了上苍无言的警示。我的心田飘过一丝不安的云朵，可是转瞬就被芬芳的清风驱散。这是一个孕育的节令，原野上，骚动着灼热的欲望和多汁的幻梦，而果实却在不确定之中。

暮色降临，我们回到县城的车站。我们知道，白天最后一班火车已经过去，但是谁也没说破。当我们回到小镇，走在乡间的大路上时，远方传来车轮的滚动和赶车人的叫喊，我们拐到旁边的一条林带里去躲避，像一对胆怯的偷儿。我可爱的姑娘藏在一棵树后，如一只机警的小鹿。好多马车在我们身边驶过，爱情藏匿在夜色中。

不，这个夜晚不会这样轻易过去，让我们到林子里去，让我们到林子里去！

“啊，你那被爱情染了色的神秘的声音/与夜色发生共鸣，令人闻之也心醉/于是，在深夜里我就看到了/田野里的麦穗被清风吹弯了腰……”

不，错了。聂鲁达先生，在我们那片林子四周不是麦地，而是

青葱的玉米的青纱帐，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夜凉如水，世界多么安静。我们相拥着坐在林间的草地上——

“你像一朵牵牛花紧贴在我怀中/树叶接收着你缓慢而平静的声音/惊愕的篝火燃烧着我的饥渴/甜蜜的蓝色堇盘绕在我的心田。”

这也不对，聂鲁达先生，没有篝火，真的没有篝火！但是，不借助篝火，我的心也在燃烧——

“女人之躯，洁白的山丘/你那委身于我的姿势就如同大地/我这粗野的农夫之体在挖掘着你/努力让儿子从大地深处欢声堕地……”

惭愧得很，聂鲁达先生，我不仅是个粗野的农夫，而且是个笨拙的农夫。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在曙色初现的黎明，那只昏乱的夜鸟，扑楞楞飞进幽深林子的意义。再见吧，聂鲁达先生，你已经把爱全部破解。当尖锐的犁铧插进松软的泥土，东方式的古老爱情就被解构成纷然的碎片，我抬起头来，看到那两个不幸的俄罗斯诗人苍白的的面庞——

“微光踩着冰凉步子/将明亮播入潮湿的树林/悲哀如同一只灰色的鸟儿/我把它放进我的心灵……”(曼德尔施塔姆)

现在我知道那只幽林深处的夜鸟的颜色，我向我的姑娘告别，她却把我拖到了林子的更深处，她的脸上带着痴迷而狂乱的表情，她的声音颤抖，青白的面庞在曙色中闪着圣洁的光辉……真的，那时候，灰色的夜鸟虽然昭示着悲哀和不安，可是，我这个粗野而愚蠢的农夫还沉浸在跑马占荒的喜悦里。我乘着欲望的马儿狂奔，圈占了那片野花馥郁的处女地，容我备好犁铧，将来慢慢耕耘……

“一转眼，你已不在我身边/又是白昼和黄昏/可月儿照亮的心灵里/却留存着你的身影……”(古米廖夫)

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那片林子，旁边是铁路，通向无尽的远

方，头顶是太阳，阳光抚慰着胆怯受伤的心灵。这是一片美丽的林带，外面是挺拔的松树，里面是阔叶混交林，中间有清幽的小径……沿着林子走去，有起伏不平的土丘。我们坐在远离小镇的一座土丘上，回顾七月末那个狂乱的夜晚，惊慌的目光掠过无边的玉米地……我清楚记得你的表情你脸上晶莹的泪，在你美目神秘的流盼中现出淡淡的倦容，你说你要到玉米田里去方便，问我有没有手纸，我掏出了口袋里的手帕。这个细节似乎有些粗鄙，离诗太远，但是，你们这些局外人怎能理解这个细节深层的诗意呢？你拒绝了手帕，一个人走进了玉米田。在玉米田里你停留了很久，我坐在阳光灿烂的高坡上，像一个愚蠢的绅士。哦，玉米田，无边的玉米田，它在阳光下闪亮，它在微风中絮语，当你走出来时，我知道，我已经输掉了你——

“我输掉了你，如同发疯的赌徒/当年将好运赌光/骰子飞起来，如钢蹦儿一般叮当作响/落下来——化作悲伤。”（古米廖夫）

……此后我曾长久地思考，我的姑娘。当年坐在树下，我的话让你发笑，我曾从东方式的迷信中发现了征兆，你说，你喜欢吃黄瓜，你喜欢那种淡淡的清香。我给你买了黄瓜，我记得你吃黄瓜的表情，像个调皮的贪嘴的孩子，这时候，我的心却如五月的草原被云影遮住了，我说，我们的爱情可能会没有结果。你问为什么，我说，还记得那个西瓜吗？那是个少见的黄瓢西瓜，切开时，直觉告诉我，这是不祥之兆，我讨厌那个黄瓢西瓜，我讨厌！黄瓢西瓜，黄瓜……黄，你明白这里的意思！你哏哏地笑起来，说，我爱听你说话，你说话真有趣儿。想不到一语成谶，我们的事果然“黄”了。我输掉了你，或许是因为出错了牌，但即便如此，也是命中注定的呀！

“变换着灵魂和肉体/曲调起而复落/你的血液有如歌唱的诗琴/不停地激荡和诉说。

“香味如此甜蜜和浓烈/它胜过生活中所能找到的一切/甚